

泰昌 天启

末世乱象

【疑案重重 国势衰陵】
【深宫巧匠 阉宦专权】

张明林◎编著



明光宗
明熹宗



末世乱象

张明林◎编著

泰昌 天启

明光宗

明熹宗



西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末世乱象：明光宗泰昌、明熹宗天启 / 张明林编著. —北京：
西苑出版社，2011. 10

ISBN 978-7-5151-0109-5

I. ①末… II. ①张… III. ①明光宗 (1582 ~ 1620) —传记
②明熹宗 (1605 ~ 1627) —传记 IV. ①K827=4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11998号

末世乱象 明光宗泰昌、明熹宗天启

编 著 张明林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15号

邮政编码：100143

电 话：010-88624971

传 真：010-88637120

网 址 www.xychs.com

E-mail: xychs8@126.com

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220千字

印 张 15.25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51-0109-5

定 价 32.00 元

(凡西苑版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明光宗贞皇帝朱常洛

明熹宗昞皇帝朱由校

卷首语

明光宗朱常洛，年号泰昌，明代第14位皇帝，在位仅一个月。朱常洛是明代传奇色彩最浓的一位皇帝，明宫三大惊天疑案都与他有关，万历皇帝并不喜爱这位太子，他的位置甚至性命曾一度岌岌可危，战战兢兢三十九年之后，他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但是就在他即位的第三十天清晨，这位刚要展翅高飞的皇帝就莫名其妙地因为纵欲传闻而神秘去世了。

明熹宗即位时年仅16岁，委信乳母客氏，封为奉圣夫人，又晋升与客氏私情密切的内监魏忠贤为司礼监秉笔太监。熹宗对木匠活有着浓厚的兴趣，整天与斧子、锯子、刨子打交道，制作的器具宫殿精巧别致，极具匠心，每一件都堪称精品，成了名副其实的“木匠皇帝”。熹宗热衷于木工时，完全无心于国事，全权交付魏忠贤处理，由此得专擅威福，朝政遂糜烂不堪。



目 录

第一章 夹缝光宗..... 1

贵妃作梗，艰难立储 1

“妖书案”，“挺击案” 13

懦弱皇帝，册封贵妃 25

第二章 神秘崩逝..... 33

天灾人祸，文盲皇帝 33

顽劣成性，只知玩乐 45

父皇暴亡，红丸之争 51

“移宫案”，登基风波 56

改定纪年，临危嗣位 67

第三章 深宫巧匠..... 73

政局衰败，擅权乱政 73

不思进取，擅长木工 81

魏忠贤发迹，罪状罄竹难书 89

第四章 朝政糜烂..... 115

忠臣抗争，对立尖锐 115

汪文言一案，朋党交汇 122

杨涟惨死 135



明光宗泰昌明熹宗天启

左光斗下狱	146
魏大中、袁化中死节	150
周朝瑞、顾大章预嘱后事	154
东林党人榜	158

第五章 阉党专权..... 165

恐怖统治，止谤取亡	165
遍布要津，阉党专权	175
初掌权柄，驱逐东林	183
造神闹剧，吹捧赞颂	191
权力倾斜，政治代理	196

第六章 国乱身死..... 199

困守辽东，清兵大败	199
农民起义，疲于应付	226
受惊而死，传位信王	234



第一章 夹缝光宗

贵妃作梗，艰难立储

大婚之后，朱翊钧便与生母慈圣皇太后分在两宫居住，他自己与皇后王氏居住乾清宫，慈圣太后则搬进了专门为她修建的慈宁宫。每天，朱翊钧照例都要向两宫皇太后请安，有时闲得无聊，也到慈宁宫来坐坐，陪母亲说两句话。作为一个以孝子自诩的人，朱翊钧十分注意博取母亲的欢心。

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十月的一天，朱翊钧又来到了慈宁宫，正巧太后不在，朱翊钧要索水盥手，一位姓王的宫女便舀了一盆水进来侍候，也许是第一次侍候年轻的皇上，这位宫女因有些腼腆而显得秀气可人，朱翊钧一时性起，便与她发生了两性关系。宫中美女成群，发生这样的事，在朱翊钧只不过是家常便饭。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只是这位宫女是太后身边的人，按照宫里的规矩，照例要由太后象征性的赏赐以后才可同房，不过，这样的规矩，从来就没有一位帝王认真执行过，朱翊钧自然也没有放在心上。很快，这位长相一般，年龄又比他大的宫女就被遗忘了。

世间的事情真多巧合，在此之前，经朱翊钧正式册封的妻子就已有一后二妃九嫔，竟都一个不孕，而他与王氏宫女的这一次野欢苟合却珠胎暗结。来年春天，宫女的肚子便一天天地鼓了起来，细心的太后发现了这一切，宫中只有朱翊钧这一个真正的男人。一天，母子用膳已毕，慈圣太后面向儿子谈起此事。不知母后用意，朱翊钧矢口否认。太后随即命人取起居注，上面清楚地记着某年某月某日某时，皇上于某处与某宫女发生性关系，并赏赐头面一副。朱翊钧顿时面红颈粗，黄纸黑字，不得不低头承认。紧接着，太后要朱翊钧给这位宫女确定一个名分，眼见儿子一副不太乐意的样子，似有意嫌这位宫女出身低贱，便又和言细语地劝道：“我已



明光宗泰昌明熹宗天启

年老，尚未抱孙，如果生下个男孩，则是国家社稷之福。母以子贵，怎可分高低贵贱呢？”朱翊钧这才不得不应允下来。

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六月二十六日，朱翊钧让定国公徐文璧和大学士张四维持捧节册，册封王氏为恭妃，册文是由阁臣们草拟的，由于张居正病重，由张四维会同申时行共同完成，内称“王氏惠质夙成，温仪为度，衾稠肃肃，既承鱼贯之恩，亏韦雍雍遂兆，燕祿之吉睠徽猷之茂著，迓景福于方来，宜溥渥恩，特升华序”。这并不能代表朱翊钧的心思，次日百官要求朝贺，朱翊钧诏令传免。八月十一日，王恭妃果真产下一个男婴，这便是日后的光宗朱常洛。

皇后无出，朱常洛便是庶长子，按照宗法继承原则，有嫡立嫡，无嫡立长，他的身份将与今后其他非皇后所生的皇子地位不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何况这还是皇家长子。这回朱翊钧确实是真的高兴，次日即传諭内阁，诏令从太仓库和光禄寺提取银两三十万以备赏赐。第三天，又派遣成国公朱应桢、恭顺侯吴继爵、武清伯李伟、彰武伯杨炳分别祭告郊庙、社稷，而自己则在皇极殿接受群臣称贺，恭妃的兄长王道亨被授予锦衣卫带俸指挥，辅臣及讲官各赐银币，两宫皇太后各增徽号二字，同时诏告天下，令普天同庆。

不过，恭妃并未因此而获得朱翊钧的宠幸，她的名分和地位也未再得到晋升。朱翊钧此时情有独钟的另一个女人，却是年轻美丽、善邀君宠的郑氏。郑氏是河北大兴人。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三月，入选九嫔，被册封为淑嫔。次年八月，即从九嫔中脱颖而出，被册为德妃。一年后又晋封贵妃。对于朱翊钧无可奈何地册封王氏为恭妃之举，经常成为她与朱翊钧游戏时的玩笑，每每称呼她为老妈妈，暗行讥刺，弄得朱翊钧黯然而不自得，更加疏远王氏，常规性的恩礼也一概从薄。

事情如果就此而止，倒也不会引起人们更多的注意。万历十四年正月初五，郑贵妃也为朱翊钧生下一个男孩，算起来这是朱翊钧的第三个儿子，取名常洵。两年前，还有一个女人为他生过一个男孩，即次子常淑，常淑只活了一岁，便夭折，后被迫封为郃王，谥曰哀。因而，常洵又成了实际上的皇次子。



爱妃产子，朱翊钧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高兴，除了一应礼仪俱照皇长子的以外，还特意诏谕，要传升礼仪房供事员役，晋郑贵妃为皇贵妃。按照宫中规制，皇贵妃仅次于皇后，可以统率六宫，名分和地位在恭妃之上。朝臣们的神经立刻敏感了起来，莫非皇上要将宠妃所出立为皇储？

首辅申时行最先感到了事态的严重，近年来，他一直忙于追查张居正党人和营建寿陵等事务，竟然将立储问题完全置于脑后。于是，在二月初三日这天，申时行呈上了第一道请立东宫的奏疏，振振有辞地举了一大堆理由：“窃惟国本系于元良，主器莫若长子，故汉臣有云：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庙重社稷也。仰惟皇上受天眷命，猷祖洪图，德泽浹于寰区，嘉祥钟于胤嗣。

自万历十年元子诞生，诏告天下，五年于兹矣，即今麟趾蚤斯，方兴未艾，正名定分，宜在于兹。查得祖宗朝故事：宣宗以宣德三



申时行墓

年立英宗为皇太子，时年二岁；宪宗以成化十一年立孝宗为皇太子，时年六岁；孝宗以弘治五年立武宗为皇太子，尚未周岁也。盖豕岁升储，所以明震器之重，冲年貽哲，所以端蒙养之功，成宪俱存，昭然可考。今元子聪明克类，岐嶷夙成，中外臣民属心已久，及兹睿龄渐长，阳德方亨，册立礼仪，允宜修举。伏望祇率祖宗之旧章，深惟国家之大计，以今春月吉旦敕下礼官，早建储位，以慰亿兆人之望，以固千万世之基。至于，出阁讲学及朝贺等仪，稍俟一二年后，睿体充实，次第上请，伏惟圣明裁断施

明光宗泰昌明熹宗天启

行。”奏疏被朱翊钧委婉地驳回：“元子婴弱，稍俟二三年举行”。两天后，申时行再上一道奏章，又罗列了一些新的理由：“自古享国长久，莫若成周；善辅养太子，亦莫著成周。盖自孩提有识，而已备师傅之官，抗世子之法矣，何者以少成若性，胎哲自初，不可不早建而预教也。本朝列圣建储，多以冲年，实取法成周遗意。今元子方及五龄，虽未甚壮，然比之宪孝两朝，实已过期矣。如欲修讲学之故事，备朝贺之盛仪，恐婴弱之年，勤劳未习，臣等岂不知仰承盛意，爱惜睿体。今但举行册立之礼，在宫中不过一受册，在文华不过一受朝仪，不甚繁劳。不甚久而名号既正，则千万世之统攸关，典礼一新，则亿兆人之心斯慰。臣等所以不避烦渎而再有恳祈者也。伏祈皇上念主鬯承祧之重，为久安长治之图，先议册立以正储位，其讲学等仪尊奉明旨，少俟二三年举行，则胎燕之谋、保爱之道，两得之矣。”申时行近乎哀求的奏疏，未能改变朱翊钧的主意，传谕仍依照前旨而行。

科道官也闻风而动。就在申时行第二道奏疏被驳回的次日，在京的各科给事中和各道御史也交章请立东宫，全部被朱翊钧以“知道了”三个字打发过去。

又次日，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公元1546-1630年）再单独上疏，直接捅破了众大臣几欲明言而又未敢说出的话，把矛头指向晋郑氏为皇贵妃一事，“恭睹圣谕，贵妃郑氏着进封皇贵妃。臣愚窃谓礼贵别嫌，事当慎始，贵妃以孕育蒙恩，岂曰不宜，但名号大崇，亦所宜虑。贵妃虽贤，所生固皇上第三子也，犹然亚位中宫，则恭妃诞育元嗣，主鬯承祧，乃其发祥，顾当翻令居下耶，揆之伦理则不顺，质之人心则不安，传之天下万世则不典，非所以重储贰定众志也。伏乞皇上俯从未议，收回成命，以协輿情，或情不容已势不可回，则愿首册恭妃为皇贵妃，次及贵妃，两典一时不妨并举，则礼既不违，情亦不废，长幼之分明，而本支之义得矣。抑臣者所议末也，未及其本也，皇上诚欲正名定分，别嫌明微，莫若俯从阁臣之请册立元嗣为东宫，以定天下之本，则臣民之望慰，而宗社之庆长矣”。

这下可触怒了朱翊钧，人臣窥探主上心理，大为不敬，诏令降任极边杂职，结果姜应麟被贬为山西广昌县典史。当日，吏部验封司员外郎沈



璟也上疏请立皇储并及议封皇贵妃、并封恭妃，被降三级，改任行人司司正。

其实，升储之仪，如果发生在一年前，阁臣、科道力为羽翼，朱翊钧既不会多心，朱常洛或许也早已得立储。如今，郑贵妃生子尚未满月，朝中便是一片促请立储的呼声，其用意不言自明，这更使得朱翊钧产生了一种逆反抵触的心理。因而，当阁臣、科道交章论救姜、沈二人时，朱翊钧直言不讳地表明了自己的心迹，不过，不知是无意还是有心，朱翊钧明确提出了立储以长幼为序的原则，声称祖宗家法，万世当尊，自己仰奉成宪，俯察舆情，岂敢以私意违拂公论。国本有归，自己已明白晓示，待期举行，各官宜体察皇上的心意，不许再妄疑渎扰。这实际上便是否决了谣传要册立郑贵妃之子为太子的说法。

然而，朱翊钧的一些做法，又使得朝臣们对他的话将信将疑。三月初二，朱翊钧还是正式册封了郑氏为皇贵妃。册文是这样写的：

朕惟化理之基，恒资乎贤淑，褒嘉之典，必视其勤劳，位以德迁，制缘议起。咨尔贵妃郑氏，妙膺嬪选，婉婉有仪，洵受妃封，恪共犹著，朕孜孜图治，每未明而求衣，尔肃肃在公，辄宣劳于视夜，厥有鸡鸣之助，匪徒鱼贯之充，矧梦既应于熊祥，而庆克昌乎麟趾，益徵令德，宜荷渥恩，兹特以金册金宝遣使持节进封尔为皇贵妃。

本朝后妃中，由贵妃晋为皇贵妃的，在此之前，仅成化间，万贵妃一人，而万氏专宠，曾引得朝野不宁。

其时，天下大旱，朱翊钧诏令有司条奏便利之务，一时间，部曹大臣的奏疏大多都涉及到郑贵妃事，礼部也再题覆阁臣及科道等疏请册立皇长子的奏疏，朱翊钧干脆全部留中，不予理睬。为此，刑部江西司主事孙如法、河南道御史杨绍程等又以言论偏激，分别受到降职和罚俸的处分。

转眼就是一年过去。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正月，新春伊始，申时行又上了一道奏疏，请立东宫以及将皇次子封王。表面上，朱翊钧将阁臣们褒扬了一番，着令他们候旨举行。而实际上却迟迟按兵不动，将此事搁置起来。一些科道官们也上疏奏请建储，仍然是不被理睬，刑部员外



明光宗泰昌明熹宗天启

郎李懋桧、主事刘志选分别被降为湖广按察司经历和福宁州添注判官。此后，朝臣年年周而复始地旧话重提，言词和缓者，或答以“知道了”，或留中不发，语句偏激的就施以处罚。

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四月，郑贵妃的父亲、锦衣卫都督同知郑承宪去世，他的兄长郑国泰提出要承嗣父职，本朝律法流官不得世袭，以往也无此先例，兵部以为不妥，但朱翊钧还是坚持要授予郑国泰为都指挥使，兵科给事中张希皋请求收回成命，又是泥牛入海，没有反响。

在立储的问题上，朱翊钧与朝臣们较上了劲，一方是喋喋不休地不断上疏，另一方却是不管你有千条妙计，我自有一定之规。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正月，朝臣们又展开了新一轮请求册立皇储的攻势。由于此前刚发生雒于仁上酒色财气四箴之事，朱翊钧心中特别窝火，将领头上疏的礼部堂官重重地斥责一番，“你们纷纷烦扰，难道要离间我们父子吗？”

眼见一时难以说服朱翊钧立储，阁臣们决定采取迂回的办法，请让长子先出阁讲学，由皇上自己走出日期。阁臣们的用意，朱翊钧心中自然是很清楚的，因而还是将所有的奏疏压下，不予表态，又让阁臣们碰了冷钉子。

一计不成，阁臣们又生一计。十月十一日，立冬，先由许国上疏，奏称病重，请早定皇储，则自己去留皆安，朱翊钧未予理睬。三天后，吏部尚书宋纁、礼部尚书于慎行又率百官疏请，遭到朱翊钧的斥责，首辅申时行率阁臣疏请也被驳回，于是阁臣们全部称病谢罪，王锡爵还明确提出要致仕还乡，四位阁臣，只有王家屏一人入直，其他三位都在家中泡病。

阁臣的联合行动，使内阁的正常运作趋于停滞状态，朱翊钧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的姿态，表示对阁臣的优礼。二十三日，鸿胪寺宣慰官奉朱翊钧之命，分别前往申时行、许国、王锡爵家中，表示朕倚任内阁，赞襄治理，所赖分忧，共念一德相成，前者西陲不宁，烦嚣沸起，一切妄言，朕皆置之不理。昨日已同意首辅所奏，命廷臣会议军国大计，正需你们主持。至于册立太子之事，纶序已定，稍等时日，候旨举行，并且也需要你们来决策，现在你们都杜门不出，交章乞休，只考虑自己洁身自好，却将



皇上置于何地？今特派鸿胪寺官前来宣慰，希望你们尚念朕对你们的股肱之托，共图羽翼之功，勉为国家之事留下来，赶快到阁办事，不要再生疑虑，辜负朕对你们的眷怀。

朱翊钧的这番漂亮言辞和高姿态的举措一出，申时行三位也立即具疏陈谢。不过，久与朱翊钧相处，为国本之事又已争了五年，对朱翊钧的言行自然还是将信将疑，三人于是又分别上疏奏请建储，具体职司此事的礼部尚书于慎行等也乘机上疏请立，内称臣等待罪礼官，关系职掌，如果到期而不奏请，责有所归，至于长幼之分序已定，迟早之间，似可无需顾虑，臣等亟请举行，惟以早立则侍从可简，谕导可修，人心可安，而烦言可息。果然，朱翊钧没有这样的诚意，对三位阁臣的奏疏，他没有发作，对于慎行等人却又重重地斥责了一番，指责他们要君疑上，淆乱国事，将他们罚俸三月。

申时行三位依旧称病不出，朱翊钧向王家屏表示了对他们的不满，同时派身边的太监李俊告诉王家屏：建储之礼，当于来年传立，廷臣不要再



王家屏墓



明光宗泰昌明熹宗天启

上奏烦扰，如果再有奏请的，等皇长子过了15岁以后再说。这已完全是意气用事，偌大的朝廷，朝臣又如此众多，总会有人耐不住性子脱口而出，到时朱翊钧便有了托词。王家屏也与朱翊钧耍起了心计，便奏请传示朝臣具体时间，至于“15岁以后再说”一句则被隐去，同时考虑到朱翊钧未必会同意他的这一意见，又把李俊口传的一段话录报礼部。于慎行于是根据王家屏的录报，当日再次上疏，内称根据皇上口谕，已通过南北诸司，传示大礼有期，让大家静候，也将“15岁以后再说”一句隐去，试图造成既成事实，迫使朱翊钧就范。朱翊钧识破了王家屏的用意，立刻让李俊前往责问。王家屏奏辩，宗社大计，非自己一人所能定，故此才晓示廷臣，朱翊钧未予理睬。

四天后，王家屏再上一道奏章，疏称天语口传、宣布未周，不如亲发纶音，拟揭帖一道，播告尤速。朱翊钧则答以只需口传，同时对先前的许诺又做了修改，将预定的册立日期又后推一年，来年先筹办钱粮，后年春天再行册立，如果再有人奏请，到皇长子15岁时再说。而现在朱常洛是10岁。

廷臣们果真也没能沉住气。次年八月，皇五子常浩出世，又勾起了朝臣们再请立储之事。二十一日这天，一直称病没有上朝的申时行上了一道奏章，请求重申早先的诏谕，于次年春天举行立储大礼。工部尚书曾同亨更是赤裸裸地说出了自己的疑虑，希望不要再改期，朱翊钧没有表态。第二天，一封由礼科给事中张有德起草，阁臣申时行、许国、王家屏合署请于明春立储的奏疏又放在了朱翊钧的面前，引起了他的怒火，朱翊钧派人诘问申时行。按照本朝故事，凡是内阁的奏疏，照例都是首署首辅的名字，申时行为了洗刷自己，赶紧申辩自己不知此事。作为一名首辅，此时此地不是勇于承担责任，进一步劝说皇上，而是说出这番话来，要推卸自己的责任，自然在朝臣中也丧失了威信。许国心灰意冷，称病离京回乡；申时行在言官的不断弹劾下，只好告老还乡。王家屏也提出了辞官的请求，朱翊钧没有同意，告诉他如今二辅回籍，自己要亲览章奏，卿可遵旨入直。同时，根据申时行致仕前的举荐，晋吏部侍郎赵志皋为礼部尚书，前礼部侍郎张位为吏部侍郎，并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

新的一届内阁，无论是才学，还是资望，都还不如上届。于是朱翊钧



想到了回乡省亲的王锡爵。王锡爵此时正连上几道奏章，请求在乡终身侍奉父母，朱翊钧没有应允，并几次派人催促王锡爵起程进京。冒着凛冽的寒风，拖着病残之躯，除夕日也未歇息，王锡爵风尘仆仆进京赴命。

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正月十五日，正是万家团聚，共度元宵的日子，王锡爵赶到了北京。尽管在申时行、许国致仕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廷臣中再也无人奏请立储，朱翊钧自己也闭口不提此事，立储之争，依旧是一个无可回避、令人棘手的难题。为了打破眼下的僵持局面，二十二日，王锡爵风尘未洗，便呈上了一封密揭，奏请三位皇子同时封王，这一新的意见，立即得到了朱翊钧的响应，连连称好，并派文书官李文辅将自己的御笔手札送到王锡爵的手中，内称自己近读《皇明祖训》，见其中有立嫡不立庶之条，况且皇后还年轻，如今你提出三皇子并封，再稍等几年，皇后若还无生养，再行册立。于是，王锡爵将御札放入袖内带回家中，草拟了两道传帖，供朱翊钧采择：一是依照明德皇后抱妃子之子的先例，由王皇后抱皇长子为子；二是三王并封。

十九日，朱翊钧传谕礼部：“朕所生三皇子，长幼自有定序，但思祖训立嫡之条，因此，少迟册立，以待皇后生子，今皇长子及皇第三子俱已长成，皇第五子虽在弱质，欲暂一并封王，以待将来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尔礼部便择日具仪来行”。

一石激起千层浪。诏谕一达礼部，尚书罗万化、给事中张贞观等在场大臣顿觉事情不妥，便赶往王锡爵家中询问缘由，王锡爵拒不出见。次日，光禄寺丞朱维京（公元1549-1594年），这位来自江西万安县的原工部尚书朱衡（公元1512-1584年）之子，率先上疏切谏，指出先前有二十一年册立之旨，如今或然改为分封，失去臣民仰望之心，昧爽人主大信之道，并称只听说立嗣以嫡，无嫡以长，而没听说过有稍缓册立、以待嫡嗣之说，本朝开国以来也从未有过此制。刑科给事中王汝坚也发表了相同的意见。朱翊钧诏令将此三人发戍极边。然而，廷臣们并未就此被震住。第三天，礼部仪制司主事张纳陛、顾宪成、工部都水司主事乐元声合疏劝阻。第四、第五天，光禄寺少卿余傑、寺丞王学曾，礼部主事陈泰来、于孔兼，礼部尚书罗万化，翰林院编修周应宾等也分别上疏劝谏，朱翊钧诏令将余



明光宗泰昌明熹宗天启

傑发成极边，以倣效尤。

于是，群情激愤的廷臣们，把全部不满都倾泄在三王并封说的始作俑者、首辅王锡爵身上。礼科都给事中李汝华、张贞观、许弘纲，吏科给事中史应麟等人来到内阁，质问王锡爵。庶吉士李腾芳为此还专门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历数三王并封将贻害无穷。只有国子监祭酒曾朝节一人认为可行。

经众臣的再三争辩，王锡爵发现自己的建议确实有欠深虑。二月初二，王锡爵奏请将三王并封事交廷臣集议，朱翊钧没有同意，告以自己主意已定，不必廷议。初六这天，再上疏引咎，辩称自己当初在没有查考典章、会商其他阁臣的情况下，仓促所拟的意见未能深谋远虑，请求予以改正。显然，这是朱翊钧所不能接受的，他当即颁下谕旨：“朕身为人君，耻于被臣下挟制。如今卿又呈上这样的奏疏，如果卿自认有错，又将朕置于何地？朕正要与卿商量一个另外处置的办法，卿不要党附众人，激朕恼怒，以辜负朕的心意。既然卿现在又说出这番言论，不如三位皇子都不封王，再过二三年，如果皇后仍然不育，再行册立。”争了半天，问题又原封不动地退回原来的状态。

无奈，王锡爵连连上疏，请求致仕还乡，朱翊钧不予批准。王锡爵再请上朝，召见大臣，朱翊钧依旧称病不出。君臣关系再度僵持起来。

七月的最后一天夜晚，火星逆行，天空出现了星变。王锡爵于是借星变又做起了文章，疏称自己连夜仰观天象，见彗星已入紫微垣，上天以皇上为子，皇上以太子为子。就一家伦序而言，此足相当，天子是帝星，太子属前星。就三垣方位而言，又最相近，如今攘彗的第一要义，莫如尽早册立太子。朱翊钧借口此前有过二三年再说之旨，不便食言，又敷衍了过去。三位阁臣再上奏疏请求，朱翊钧又是置之不理。其他朝臣便也难得再去搅这淌浑水。

然而，皇长子一天天在长大，即便暂时不被立为皇储，传统的皇家儒学教育也该着手进行。以往，廷臣们在请立皇储时，也曾涉及这一问题，俱被朱翊钧搁下。十一月十九日，是慈圣皇太后的寿诞，朱翊钧出御皇极门接受百官朝贺，退朝以后，将王锡爵单独召至暖阁以示优宠。乘朱翊钧



兴致正好，王锡爵又提出立储时，朱翊钧没有答应，便转而提出皇长子出阁豫教之事，朱翊钧表示同意于来年春天举行，但要附加两个条件，一是皇三子要与皇长子同时出阁，二是皇长子见讲官要穿常服，而不能行东宫之仪，穿亲王之服。经王锡爵再三劝解，朱翊钧勉强同意皇三子暂缓一年，但对皇长子出阁用常礼则坚持不改。

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二月，皇长子朱常洛出阁讲学，一应礼仪全部从简，侍卫仪仗也一概免去。及开讲之后，按惯例，寒暑两月都要辍讲，朱翊钧却坚持不允。有这样一件事：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十一月的一天，北风呼啸，北京的天气极为寒冷，朱常洛照常出阁讲学，新年的暖耳尚未赐戴，两只耳朵冻得通红，周身直打寒颤，讲官郭正域实在看不下去，大声说道：“天寒如此，皇长子乃是宗庙神人之主，玉体固当万分珍重。即便讲官也是忝列禁近，如果受寒得病，成何体统，赶快取火来御寒。”几位在密室烘火的太监这才把火盆端进来。朱翊钧对此却不闻不问。自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坤宁、乾清二宫失火后，朱翊钧更是不再召见这位不为自己喜欢的皇长子，父子睽违。至于朱常洛的冠婚大礼，也是一拖再拖，阁臣、礼官、科道连年奏请，朱翊钧不是不予理睬，就是推称再稍候时月，全椒知县黄冈樊玉衡因此还被遣戍雷州卫。迫于众臣的一再坚请，万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十一月，朱翊钧传谕为朱常洛选婚，然而拖了一年多又称此子身体清弱，大婚要往后推延，百官不得沾名烦聒。过了两年，朱常洛已是十八岁的小伙子，这在平常百姓之家大多也早已成婚，朱翊钧又推称原来的宫殿太狭小，待慈庆宫修成后，再作商议，诸臣不得繁阻。

朱常洛的处境，引起了慈圣皇太后的注意。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正月的一天，朱翊钧到慈宁宫看望母后，慈圣太后问道：“常洛已经十九岁了，为什么还不册立为太子。”神宗随意答道：“他是都人之子！”一语道出心曲。不料，这个回答却刺到了他母亲的痛处，慈圣太后顿时大发雷霆：“你也是都人所生！”都人是内廷对宫女的称呼。朱翊钧看到母亲发怒，吓得跪伏在地，嘴里不停地说：“马上册封。”

不过，一出慈宁宫，朱翊钧便觉后悔。数年前，他与郑贵妃便有密

